

一丝灯光

通俗文藝叢刊



內 容 說 明

716.2
535

这一本曲藝集子，共收了四篇作品，都是写东北林区林業工人中的新人新事。

“一絲灯光”，是敘述林区在肃反运动中，技术員王業基提高警惕，智擒匪特的故事。此稿曾参加全国職工業餘曲藝会演，被評为一等獎。“閻学先英勇炸巨石”，描写了一个青年工人冒着生命危險，克服水运木材时所發生的阻碍，表现了工人阶级忘我的工作热情。“森林里的小飞机”，敘述一个青年，由不安心工作到積極搞好工作的过程。“雨夜救火車”，写出了林業工人們，为了愛護交通运输和祖國財富，冒雨搶救火車的壯舉。

(曲 藝)

一 絲 灯 光 程 厚 印 作

通 俗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香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67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 新华書店經售

总号(文)0674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3/8 字数18,000

1956年9月第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統一書號：T 1002: • 33

定價：(5) 一角一分

目 次

一絲灯光 (山东快書)	2
閻学先英勇炸巨石 (鼓詞)	13
森林里的“小飛機” (單弦)	25
雨夜救火車 (山东琴書)	36

一 絲 燈 光

山東快書

肅反斗争开展起，
有个故事出在森林里。
紅松溝里第二伐木場，
有位同志名叫王紫基。
他是工人出身的技術員，
家就住在河東門朝西。
這一日，初秋夜晚涼爽爽，
十五的月光照大地。
老王他工作完了回家轉，
一步一步走的急。
穿過樹叢快到家門口，
职工宿舍在眼里。
“俺家屋里还点着灯，
一定是孩子他娘做活計。”
掉頭往南再一瞧，
有一家射出一絲燈光非常細。

細心一瞧，這是那一家？

原來是那伙夫李有余。

老王低頭心暗想：

這個事情倒稀奇。

李有余是個炊事員，

現在十點多鐘為啥不休息？

他一沒孩子二沒病，

他們晚上又不學習。

老王的眉頭擰成一個勁，

琢磨不透這是啥道理。

正想之間來到家門口，

不聲不響走到了房門西，

輕輕敲着窗戶叫開門，

他老伴在屋裡着了急：

“孩子他爹！出了事嗎？”

你為何悄手躡腳語聲低？”

王業基回答說“你快開門！

到屋裡對你說仔細。

小鎖他娘！

有件事情我問問你，

方才誰去找那李有余？”

“哟，这个事呀！

你不問俺也要跟你提一提。

俺方才藉着月光去打水，

看見好像小子偷偷到那里。”

（白）“他娘的！这真奇怪，于学礼

是伐木工，李有余是炊事員，

他們两个工作并無关系，半夜

三更找他干嘛哩！”

老王低头心暗想，

于学礼是我介紹到山里，

小伙子干活还不错，

可就有时背后發脾气。

提起那个李胖子，

他每逢見人笑嘻嘻。

飯菜做的很合口，

炊事員当中有名的。

看起来这二人都挺好，

可半夜三更为啥到一起？

老王通过窗子往外看，

星光閃閃月亮已偏西。

轉过身來躺下想睡觉，

好像有个小棍支眼皮。
想起过去發生的事，
光顧生產思想太麻痺。
一九五三年南山起大火，
損失立木足有兩萬米；
今年春天貯木場里又失火，
什么原因如今也不詳細。
重大事故年年有，
到底这里耍的啥把戲？
楊支書昨天作報告，
号召大家要警惕。
敵人陰謀搞破坏，
鑽到我們的肚皮里，
表面裝成一副好模樣，
笑里藏刀了不的。
老王想到这里忙爬起，
他老伴一旁着了急：
“三更半夜往外跑，
你有啥事情不能对俺提？”
“俺出去看看就回來，
你快躺下先休息。”

老王手提一把大銅斧，
披上衣服把鞋提。
三步五步走出大門外，
他东張西望瞧仔細。
滿天星斗光閃閃，
森林的秋夜涼淒淒，
李家窗子還有一絲光，
遍野秋虫叫唧唧。
老王沒有順着大道走，
穿過草叢就奔苞米地。
悄悄走到李家房後的窗子下，
耳貼窗櫺听仔細：
兩個男來一個女，
壓着嗓門說話低。
于學礼說：“現在全國搞肅反，
口號是全部、干淨、要徹底，
這件事情不平常，
我這兩天簡直沒主意。”
“你这貪生怕死的胆小鬼！
共產黨一講就吓坏你于學礼。
我老老實實告訴你，

你要好好兒沉住氣，
如果把事情露出來，
我楊正龍定要剝你皮！
自從五〇年潛入林務局，
老子干的有成績。
燒了數十萬米森林和原木，
還燒掉一台運材拖拉機，
這都是對‘黨國’的貢獻，
有那一天也不能忘掉你。”
老王聽到這裡咬牙根，
恨不能揭了這個家伙的皮。
原來是反革命分子楊正龍，
更姓改名叫李有餘。
又聽那個女的說：
“這些事情倘若暴露，
我們兩口子不着急，
是你給我們介紹的工作，
是你掩護我們潛伏的。
共產黨要殺我們頭，
也跑不了你于學禮！”
只听于學禮：“是！是是……”

战战兢兢地说不出理。
女的刚把话说完，
李有余又命令于学礼：
“你探听风声要镇静，
假装积极来隐蔽。”
屋里板凳噹啷一声响，
开门送走了于学礼。
老王横眉怒目心暗骂，
细听屋里还偷偷来核计。
说些什么听不清，
只听女的告诉李有余：
“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快动手，
等他走远来不及。”
老王又惊又气，心里跳，
紧握大斧打主意：
莫非他们还耍搞破坏？
莫非要害于学礼？
我跟上他们看一看，
到底唱的那出戏？
只听鞋底“擦擦”响，
一男一女走出大门西。

老王不慌不忙迈几步，
蹲在树下瞧仔細：
那个女的拿条繩子走在后，
李有余一把短刀握手里。
于学礼顺着大道走不远，
这二人逕直奔正西，
鑽進草叢快步走，
大約是赶到桥头去会齐。
眼看事件要發生在河边，
这可气煞共產黨員王業基，
手提大斧緊緊攥，
顺着大道跑的急。
那于学礼正在一边走着一边想，
想要坦白又怕李有余。
这几天鬧得茶飯难進口，
心里有病胆量格外虛，
大步流星往前走，
忽听身后小声叫学礼。
吓的他，头皮發麻冒冷汗，
渾身軟的活像一灘泥。
想跑他又不敢跑，

想躲可又來不及。

这时老王跑到他跟前，

因为着急喘噓噓。

于学礼說：“我！我……”

（白）你还“我我”什么？

“只因为你要認罪去坦白，

李有余和他老婆要害你！

他們一直跑到大河边，

打算在桥头等着你。”

这一下子不要緊，

吓的于学礼不知南北和东西。

只听“噗通”一声响，

于学礼双腿跪在地。

（白）快站起来，不要怕，这是你戴

罪立功的机会，要拿出胆量，

設法生擒李有余，政府会宽大

你。

你尽管放心往前走，

我在后边掩护你。

于学礼在前面緊緊走，

拉下老王有数十米。

說時遲來那時快，

轉眼之間看見大河堤。

于學禮兩眼發花腿發軟，

腦袋發熱心發虛。

心里“蹦蹦！蹦蹦！”一勁跳，

不知老王使的啥主意？

正然想着往前走，

身後十米開外鑽出來李有余，

老王一看不待慢，

（白）不要動！舉起手來！于學禮，

把他倆綁上！

李有余猛听有人喊，

想不到早有埋伏在这里，

和他老婆乖乖舉起手，

這時忙壞了于學禮。

跑上前去奪下短刀和繩子，

把兩個兇犯捆的緊緊的。

這時老王走到跟前：

“要不老實就用斧子劈！

趕快跟我去到伐木場，

天亮把他們送到公安局。”

这个故事俺就说到此，
諸位要学习王業基。
为保衛祖國大建設，
时时刻刻要警惕！

1955.12.15。

閻學先英勇炸巨石

鼓 詞

群山峻嶺遠綿綿，
青楊河水長又寬。
山下火車嗒嗒叫，
爬出森林一溜煙。
河兩岸莊田一片片，
密蔥蔥的禾苗染綠河灘。
碗口粗的纜繩①拴在兩岸，
大纜一頭緊靠鶴頭山。
太陽西下霞光反照，
山旁的石崖射在河中間。
纜繩攔着木頭水紋波動，
勞動的歌聲動心弦。
冬去春往夏天到，

① 大纜繩是林區水運木材出河楊的設施之一，是用它攔住河中木材的粗繩子。

剛交七月雨連綿。
鵝頭山上飄雲霧，
青楊河水白浪翻。
這本是水運木材好季節，
工人們勞動就在河上邊。
這一日，翻騰的黑雲頭上轉，
滾滾的雷聲迴蕩在山間。
夜里雨掃窗櫺刷刷响，
灯下坐着二十多歲一青年。
他在青楊河上搞水運，
名叫閻學先，是個共產黨員。
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干渴飲水分外甜。
他手拿未婚妻寄來的信，
思前想后沒有去安眠。
閻學先坐在灯下微微笑，
房門一响，看綆組長到眼前。
學先說：“老李同志，
為什麼頂着大雨到外邊？”
老李說：“河水冒高往上漲，
大綆的設施要查看，

倘若出了一差二錯，
出河的工作有困難。
今天下來的木头運上岸，
上邊的木头還未到綆前。”
學先說：“工人們展開大競賽，
勞動的情緒熱火朝天；
大批木头明天准能到，
不過十日出河工作就能完。
今年水運工作搞的好，
最少也能提前四十天。”
他二人談的正起勁，
只听呼噠噠一聲震翻天。
震的那人們一打楞，
震的那小房亂動彈。
工人們應聲跑出去，
不知出了什麼禍端？
狂風暴雨嗚嗚响，
分不出東北和西南。
漆黑夜里伸手不見掌，
人們手拿電筒到綆前。
原來山上的石崖久經風吹和雨打，